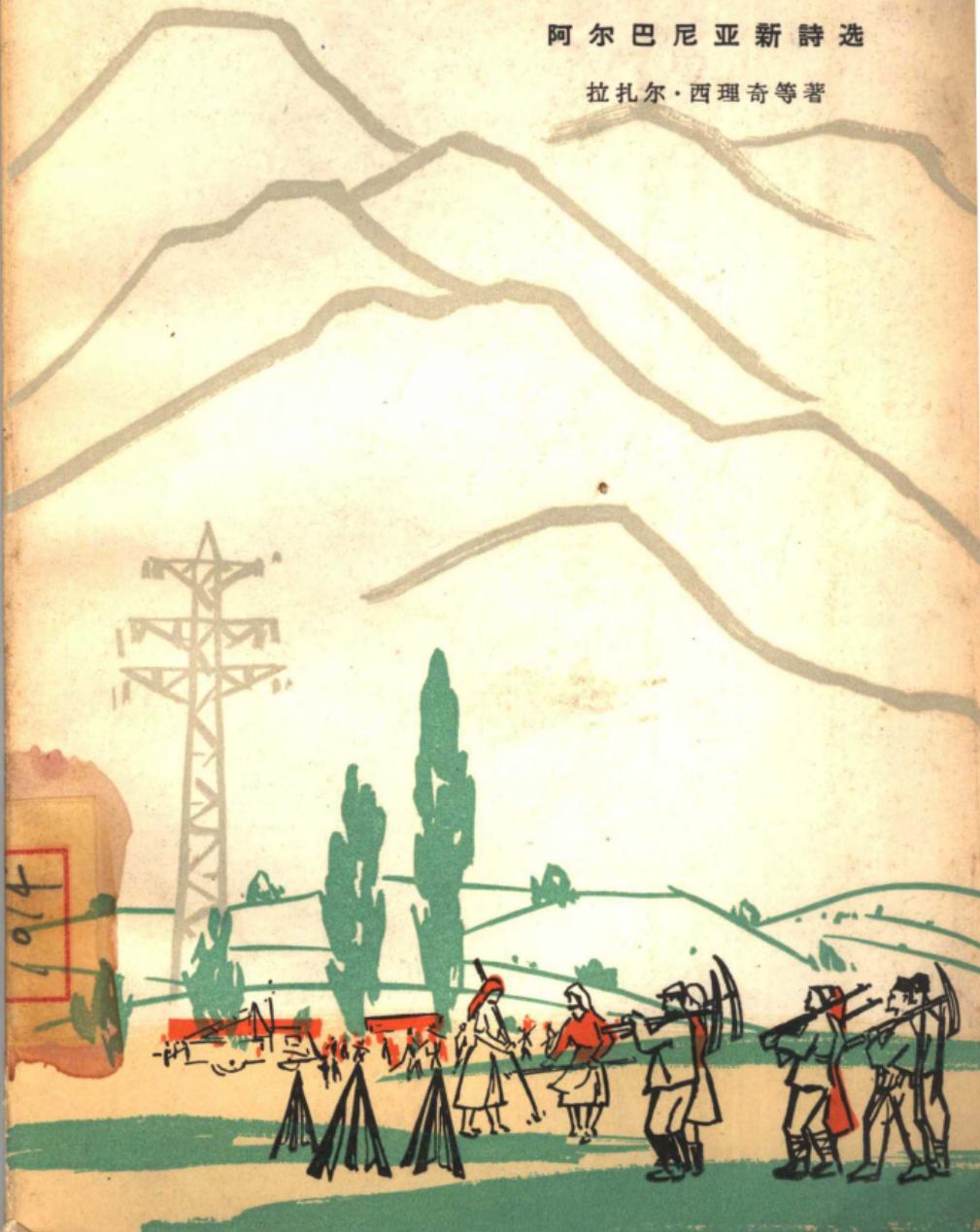


# 山鹰之歌

阿尔巴尼亚新詩选

拉扎尔·西理奇等著



阿尔巴尼亞新詩選

## 山鷹之歌

〔阿尔巴尼亚〕拉扎尔·西理奇等著

戈宝权等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何蔚裝 撰

山鷹之歌

书号 10084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 韶光路 74 号)

字数 72,000 开本 846×115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 $\frac{5}{8}$  插页(平) 2 (软精) 4

1965年1月上海第1版 1965年1月上海第1次印刷  
平装定价(4)0.41元 软精定价(4)0.46元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阿尔巴尼亚詩歌的光荣斗争传统

## (代序)

阿尔巴尼亚是个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国家。好多个世纪以来，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保卫祖国、反对异族侵略和奴役统治的斗争中，始终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正因为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一向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山鹰之国”，是绝非偶然的。阿尔巴尼亚的诗歌，也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它的发展一直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异族侵略与奴役统治、争取民族解放、保卫祖国语言文字与文化的英勇斗争紧密地联系着。它不仅是阿尔巴尼亚人民英勇斗争的记录者和反映者，而且还是这一英勇斗争的歌颂者和鼓舞者。这个光荣的斗争传统，就像一条红线似的，贯穿在阿尔巴尼亚诗歌——从古远的民间诗歌一直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诗歌——的全部发展过程中。

就拿在阿尔巴尼亚民间流传的许多古远的叙事诗来说吧。这些口头流传的作品，最早是在十四至十五世纪形成的，其中歌颂了象杰尔吉·爱列兹·阿里亚、穆伊约、哈利利、恰芳纳克的女儿等许多英雄人物的形象，他们不是斩掉了海外来的巨怪，就是战胜了凶恶的敌人，保卫了自己的祖国和人

民。这些民間傳說中的英雄人物，可說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雄形象的集体化。在他們身上反映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外来的敌人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同时也体现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对美好的幸福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十五世紀初叶，土耳其人侵入阿尔巴尼亚，从那时期起一直到一九一二年为止，热爱自由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土耳其的奴役統治者进行了五个世紀不断的斗争。其中尤以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从一四四三年起所领导的将近二十五年的英勇斗争，更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光荣斗争史上最辉煌的篇頁。当时在民間曾出现了許多歌頌人民英勇斗争的歌曲，其中有不少歌曲都是讲到斯坎德培的。在斯坎德培逝世以后，阿尔巴尼亚人民重新陷入土耳其人奴役的枷鎖，但是斯坎德培的光輝形象，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人民永远歌唱他。阿尔巴尼亚差不多所有著名的詩人，都写过詩歌頌扬他；就是在当代詩人的作品里也时常提到这个光輝的名字。

从十九世紀初叶起，在阿尔巴尼亚展开了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在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以后，这一运动更加发展，到了一九一二年，阿尔巴尼亚人民终于从土耳其人将近五个世紀奴役統治的枷鎖之下获得解放，在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正式宣布独立。因此，从一八七八年到一九一二年这个时期，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历史上通常被称为“民族复兴”时期。随着这个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文化和文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在这个时期的前后，在阿尔巴尼亚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名的詩人、作家和学者。他們提倡使用民族語言文字，从事启蒙运动与教育工

作，他們用激励的詩句喚起人民的民族覺醒和對祖國的無限熱愛，並且號召他們起來為爭取民族的自由與獨立而鬥爭。象詩人耶羅尼姆·德·拉達(Jeronim de Rada, 1814—1903年)搜集和編輯了阿爾巴尼亞的民歌和敘事詩；被稱為“阿爾巴尼亞文學語言之父”的康斯坦丁·克利斯托福利地(Konstantin Kristoforidhi, 1830—1895年)編纂了阿爾巴尼亞語文辭典；愛國詩歌的作者瓦索·巴夏·希科德蘭尼(Vaso Pasha Shkodrani, 1825—1892年)寫出了“起來吧，阿爾巴尼亞人！”的激昂的詩句；詩人納伊姆·弗拉舍里(Naim Frashëri, 1846—1900年)寫作了歌頌祖國和人民的著名長詩《畜群和田地》；著名的詩集《父親托莫里》的作者安東·薩科-恰佑比(Andon Zako-Cajupi, 1866—1930年)，用熱情的詩句表達出阿爾巴尼亞人民渴望自由與解放的呼聲；愛國詩人恩德烈·米耶達(Ndre Mjeda, 1866—1937年)用振奮人心的詩句號召阿爾巴尼亞人民團結起來，同土耳其人的奴役統治進行鬥爭。

在所有這些人當中，納伊姆·弗拉舍里和安東·薩科-恰佑比是兩位最著名的詩人，同時也是阿爾巴尼亞文學史上最輝煌的名字。納伊姆·弗拉舍里把一生都獻給了阿爾巴尼亞的啟蒙運動，他編輯教科書來教育人民；他寫出著名的長詩《畜群和田地》，歌頌了祖國美麗的大自然和人民的辛勤勞動，喚起了人民對祖國的無限熱愛，號召人民起來為爭取自由解放而鬥爭。他還用筆名寫了一部由二十二首歌曲組成的長詩《斯坎德培的歷史》，來歌頌這位偉大的人民英雄。他再三號召阿爾巴尼亞人民要熱愛祖國的語言，呼籲詩人和作家用祖

国的语言写作。他在《我们的语言》一诗中写道：

山鹰之国的儿女们，  
勇士的子孙们，  
我们要用科学的武器  
来代替古老的刀剑！

响亮的阿尔巴尼亚语言啊，  
你今天就是我们的旗帜！

安东·萨科-恰佑比长期流亡在埃及，他在自己的著名的诗集《父亲托莫里》（托莫里系山名）中，写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土耳其人奴役统治下所受到的压迫和痛苦，并用热烈的诗句号召人民起来进行斗争：

阿尔巴尼亚人，威严地站起来吧，  
勇敢地粉碎枷锁，  
决不要轻放过敌人！  
向祖国宣誓，  
要记住热爱和大无畏的精神。  
一步也不后退！  
追随着斯坎德培前进！  
让这个信念永远成为  
战士和爱国志士们的支柱！  
决不要害怕土耳其，  
也不要信赖希腊，

怀着大无畏的精神，  
投入保卫祖国的斗争！  
阿尔巴尼亚人，快去冲锋陷阵，  
祖国在号召你们！  
你们应当象个男子汉！  
要么，尽情地狂欢；要么，在疆场上献身！

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虽然使得阿尔巴尼亚人民从土耳其人的奴役统治之下获得解放，但是接着不久，从一九二二年起，阿尔巴尼亚人民又遭到本国的封建主阿赫默德·卓古反动独裁的统治。随着新的政治情况的发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阿尔巴尼亚的文坛上就出现了新的革命诗歌，它的旗手是杰出的革命诗人米吉安尼(Migjeni, 1911—1938年)。米吉安尼当时接近了阿尔巴尼亚最初的共产主义小组，并且毫不动摇地为自己选择了革命斗争的道路。他的创作生活是短促的，但他继承了和发展了阿尔巴尼亚诗歌的光荣斗争传统，用他所写的《自由的诗》这本唯一的诗集，号召青年人起来从事革命斗争。他在《我们是新时代的儿女》一诗中，用这样的诗句来燃烧起每个青年人的激动的心：

我们是新时代的儿女，  
我们抛弃了“神圣的”往日的旧衣，  
我们紧握着拳头，  
要在新的战斗中，  
光荣地去迎接胜利。

我們是新时代的儿女，  
我們的心头烈火燃烧，充满自豪，  
我們要投进决死的战斗，  
要在斗争中最后取得胜利。

一九三九年以后，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军队先后侵占了阿尔巴尼亚，于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继承了好多个世纪以来的光荣斗争传统，起来抗击侵略者。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以恩维尔·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现名劳动党）成立，它的号召有如一声春雷，响彻了阿尔巴尼亚的城市和乡村，全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先后进行了反对意、德法西斯的英勇民族解放战争。经过五年的艰苦抗战，阿尔巴尼亚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获得解放。在这个英勇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阿尔巴尼亚很多诗人和作家，都和人民同命运，共呼吸，参加了游击战争，用充满激情的诗歌作品来鼓舞士气，用犀利的笔锋来打击敌人。当时有不少优秀的诗歌作品，一直流传到今天，诗人科尔·雅科瓦（Kolë Jakova）写的《游击队之鹰》一首歌曲，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民族解放斗争里，也曾有不少诗人和作家，其中就有年青的诗人捷玛尔·斯塔法（Qemal Stafa, 1921—1942年），为了祖国的自由解放而英勇牺牲。

当阿尔巴尼亚人民最后战胜意、德法西斯，全国获得解放之后，他们又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之下，从事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阿尔巴尼亚的诗人和作家也投身到这一新的斗争中去，用自己的文艺创作来积极参加社

会主义的建設。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頌阿尔巴尼亚人民英勇斗争的过去；现在他們又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了建設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今天。用詩人拉扎尔·西理奇(Llazar Siliqi)的詩句來說：

詩人啊，你要尽情地  
为人民歌唱！  
让你的詩句里充满热力、速度  
和建筑工地的轰响！

二十年来，在阿尔巴尼亚的文坛上，先后出现了不少新人，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如果說，在解放以前阿尔巴尼亚的文学中，詩歌占着主要的地位，那么在解放后的阿尔巴尼亚的文学中，虽然出现了中篇小說、长篇小說和戏剧作品，但是詩歌所占的地位还是相当重要的。在具有代表性的詩歌作品中，有謝夫捷特·穆薩拉伊(Shëvqet Musaraj)的长篇諷刺詩《“巴里·康毕塔尔”（“国民陣綫”）的历史》、安德列阿·瓦尔菲(Andrea Varfi)的長詩《党的儿子》、科尔·雅科瓦的長詩《維加的英雄們》、法特米尔·吉亚泰(Fatmir Gjata)的長詩《游击队班柯之歌》、阿列克斯·恰奇(Aleks Çaci)的長詩《这就是茂柴却！》、拉扎尔·西理奇的長詩《普里希提納集中營》《客人》《教师》和《祖国的新生》、留安·恰費塞吉(Luan Qafëzezi)的長詩《无产者》等。在这些受到广大讀者普遍热爱的詩作中，詩人們用崇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教育人民，鼓舞他們的劳动热情，培养他們对祖国和人民的全心热爱，对

党的无限忠誠，还喚起他們的自豪感。象詩人拉扎尔·西理奇在他獻給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五周年的長詩《祖国的新生》中，就这样刻划出了阿尔巴尼亚国家和人民的崇高的精神面貌：

阿尔巴尼亚

是個小國，

但却非常伟大！

在这个国家里，

所有的人們

象山崖一样堅强！

哦，你經受的苦难是那样深重，

正因为这样，你的胜利也就更加伟大！

你是个小國，

但你真正伟大，

你的人民也是伟大而又光荣！

一九五七年五月，在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召开了第一次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代表大会。这次會議的召开，成为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上的一件重大的事件。就在这次大会上，总结了和討論了阿尔巴尼亚解放后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与各项問題，最后并通过成立了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的組織。当代表大会在五月十六日开幕时，曾宣讀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对大会的祝詞，其中指出了阿尔巴尼亚的文学艺术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建設新生活的忘我劳动中所占的光荣位置和所取得的光輝成就，并且号召作家与艺术家要努力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继承阿尔巴尼亚文学艺

术的优良传统，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一九六一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又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发展文学与艺术的决议，其中指出，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和受到党与人民热爱及支持的作家与艺术家，应当竭尽全力来完成崇高的爱国主义任务，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水平，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决议中还指出，为了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作家与艺术家协会应当使协会会员更多地接近人民，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气勃勃的生活，并通过讨论和批评来排除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对文学艺术的影响。现在，阿尔巴尼亚的诗人和作家，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光辉照耀之下，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之下，和全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一起，以“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战斗精神，保卫祖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我们从诗人加米尔·布介利献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二十周年的一首诗中（《历经风暴的二十年》），可以读到这样豪迈的诗句：

二十年，你历经了风暴，  
但从未向人炫耀  
自己的艰苦历程  
和汗马功劳！  
你从来不曾  
选择易走的大道，  
而是把无往不胜的红旗  
擎得高高！

.....  
党啊，我应当怎样感激你？

詩人該如何來  
歌唱你的事業崇高？  
身处敵人包圍，時遭侵擾，  
你不讓無產階級的紅旗  
變成投降的白旗，  
決不讓它落下城堡！

你領導我們走列寧的大道，  
粉碎了舊世界的桎梏，  
就象《國際歌》那樣号召，  
在山鷹的國家里，  
新世界的基石  
我們奠得堅牢！

你不讓把馬克思的話本末顛倒，  
不让用這些話來耍花招，  
不让將它們系上魚鉤  
往毒水塘里垂釣，  
不让將這些話招搖假冒，  
來破壞奴隸們的反抗怒潮！

党啊，你不讓詩人的字句  
為腐朽的資本主義撐腰。

在战斗中，詩人向你学到：  
要用自己血染的詩句  
去支持起义的人們，  
使他們的觉悟日益提高！

党啊，你不让在亚得里亚海边，  
《国际歌》声降低音調，  
变成柔和的搖籃曲；  
你不让对国王、老爷的憎恨  
变得云散烟消！ · · · · ·

.....

二十年，你历经了风暴，  
但从未把易走的路选挑，  
而是意气风发，  
领导我們走上康庄大道，  
爭取生活日益美好。  
我們烈士遺志的里程碑  
永远屹立不倒！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阿尔巴尼亚的詩歌作品不断地被介绍到我国来，无论是納伊姆·弗拉舍里和安东·薩科-恰佑比写的爱国主义的詩歌，无论是米吉安尼写的爭取自由的詩，还是法特米尔·吉亚泰、阿列克斯·恰奇、拉扎尔·西理奇等当代詩人写的作品，都受到我国广大讀者的欢

迎与喜爱。随着中阿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法特米尔·吉亚泰、阿列克斯·恰奇、齐赫尼·薩科、謝夫凱特·穆薩拉伊、加米尔·布介利、德拉戈·西理奇等許多詩人，曾先后来到我国訪問过，因此中阿友誼又成为他們創作的主題之一。如法特米尔·吉亚泰写过一本中国訪問記的散文作品，加米尔·布介利出版了一本《在人民中國》的报告文学作品集，齐赫尼·薩科和德拉戈·西理奇用詩歌來頌扬了这一友誼，阿列克斯·恰奇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一年在我国居留期間写成了由四、五十首詩組成的《中国詩抄》。通过这些作品，詩人們表达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誼。象齐赫尼·薩科在《共同的道路》一詩中写道：

我們遙远地相隔着，  
千山万水把我們阻挡，  
然而我們却来往頻繁，  
象老朋友和亲兄弟，  
象来到了自己的家乡。

中阿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誼，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是任何力量不能摧毁的！最后让我引用阿尔巴尼亚著名詩人阿列克斯·恰奇在为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所写的《我們有着共同的道路》一詩中的詩句来結束这篇序言：

我們手拉手地奔向前方，  
同走在一条共同的道路上。  
前面閃耀着列宁永恒的火光，

我們的未來到處鮮花盛開怒放。

.....

我們的黨象太陽普照四方，  
在我們面前，一切困難都不能阻擋。  
同志們，高舉起你們的手臂，  
光榮歸于馬克思列寧主義。

.....

中國人和阿爾巴尼亞人象親兄弟一樣，  
毛澤東和霍查是我們的舵手。  
共產主義是我們的理想，  
勝利接連地來到我們的前方。

戈 宝 权

1964年2月于北京

## 目 次

阿尔巴尼亚詩歌的光荣斗争传统 (代序) ······	v
拉扎尔·西理奇	
献給党的生日的礼品 ······	1
献給我的祖国 ······	3
参加义务劳动! ······	6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	8
祖国的新生(长詩《祖国的新生》片断之一) ······	12
歌頌阿尔巴尼亚(长詩《祖国的新生》片断之二) ······	16
巨岩 ······	21
大地的芬芳 ······	23
季米特尔·舒泰里奇	
共产主义者之歌 ······	25
安德列阿·瓦尔菲	
山鷹——阿尔巴尼亚 ······	27
科尔·雅科瓦	
游击队之鷹 ······	29